

【文化论坛】

拒绝『炫富』文化 我们为什么要

袁跃兴

近日,众多媒体刊登了“广电总局:坚决遏制明星炫富”这一消息。广电总局指出,坚决遏制娱乐圈、文艺媒体盲目过度炒作明星、粉丝、网红的行为,严格限制综艺娱乐尤其是真人秀等节目播出的比重、时间、时长和频率,严控明星及子女参加真人秀节目,有力遏制追星炒作之风,加强社会类、娱乐类新闻管理,遏制拜金追星、一夜成名、炫富享乐等错误思想传播。

无论是坚决遏制明星的“天价”片酬和明星炫富问题,还是如今娱乐文化中的追捧明星、网络红人、一夜成名等问题,都折射出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些文化问题、精神问题。热衷“选秀”、热衷炫富、全民娱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趣味、时尚风尚和大众追求。而且,大众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总是机械地套用某些规则,即坚持那些时尚、流行、红极一时的标准,某种手段一旦获得成功就百用不厌。这足以说明文化中“炫富”趣味流行的根源。

流行文化中追捧明星、大款、网络红人、一夜成名,是一种社会欲望的普遍表达。文化工业化社会的特征,即对于那些感性的、欲望化的冲动,是助长的、纵

容的。选秀节目的胜出者、被炒作的网络红人,其基本的成功路子,就是要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演戏、拍广告、做形象代言人、出唱片、签约娱乐公司,总之——要

么为了出名,要么为了得利;一是前途,二是钱途。如今,在一些观众和文化批评家的眼中,“秀场”、“真人秀”不是已经变成了“名利场”?一夜成名、红遍天下、做成功偶像,迅速暴富,不是已经成为一些“网红”的最大动机和欲望?

如今,很多年轻人已经把“网红”看做有着巨大利益诱惑的行业,“网红”成为他们心目中新的“职业”,以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掘金者的行列,发誓要成为“明星”、“网红”。很多人相信,娱乐是使人值得生活下去的唯一东西,娱乐明星和娱乐“秀场”已经成为影响年轻人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一些年轻人在这种追求下已经出现了价值判断的模糊与文化的退位,这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无论我们的文化,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将拜金、追星、一夜成名、炫富享乐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取向,我们就很容易丧失社会责任感,丢失对社会的担当……

尼尔·波兹曼在其所著《娱乐至死》一书中曾说,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

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在劫难逃。当我们从文化媒体上看到拜金追星、一夜成名、炫富享乐已呈现泛滥的趋势时,我们再不能回避或无视《娱乐至死》中的这种文化的警告。在这种娱乐至上、选秀至上、炫富至上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普遍趣味下,我们的文化心理正在变得浮躁、浅薄,我们的文化行为正在变得急功近利,变得只注重当下和即刻的狂欢,变得只注重娱乐的实用性和工具性,我们的心灵不再习惯于深刻的审美、灵魂的静默和精神的沉思。我们正迷失在娱乐狂欢的普遍冲动和欲求之中……

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说,或者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只有文化创造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文化盛宴,精神追求才可能成为标志着时代精神和趣味的主流文化价值,成为主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取向。而当下却是——娱乐第一、炫富盛行成为生存的准则,病态和粗鄙的东西被当做了“文化”。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艺,我们的审美,已经严重缺失了对传统、经典、深刻、高贵的追求以及对精神、思想、情感和心灵方面的探索。这是社会文化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写作江湖】

涨稿酬不应 只是“局部输血”

俞耕耘

当下的我们或许很难理解民国时卖文为生的作家,因为,如今想单靠写作过活,首先要摸摸脑袋是否“发烧”:这是多么疯狂的异想天开。抛开知名作家、网络小说写手的特例不谈,绝大多数写作者都只能以“爬格子动物”和“不自由撰稿人”自嘲。无论是纯文学期刊还是纸媒副刊,稿酬标准仍停留在上世纪末的水平上,就像马戏团里跛行的小丑、高速路上驾着“牛车”一样怪异好笑。

长期低稿酬让写作者大多患上了“重度贫血”,虽死不了却有气无力。没有机构供养的作家、没有单位挂靠的撰稿人,更成了令人纳闷的濒危“物种”。写作者怎样有尊严、如何体面生活,社会鲜有关心,因为这毕竟是太“小众”的人群,但又不能因为人少,就视而不见吧?然而,稿酬之低貌似匪夷所思,刊物却始终心知肚明,甚至对作者抱有无可奈何的同情,“我们稿费太低了,您别介意,我们没有停刊,本身就是奇迹。”

文学的式微、思想的贱卖,说明我们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一切没有“实利”的领域普遍无感。当大家都在强调“产、学、研”三位一体,追求科技成果转化率时,很显然,文艺和社科(审美与思想)是很难“变现”的。这是更多人无暇理会的关键所在,因为没人看,所以没有广告赞助,少了财政补贴,刊物卖得越多亏损越多,所以就有了低稿酬的“合理管理”。

没有市场,就没有稿酬(跟“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一个逻辑),看上去天经地义,完全合理,但事实上,它很可能倒置了因果关系,低稿酬只会使作品越来越滥(烂),丧失内容竞争力就等于“自毙”(优势作品都去了新媒体、自媒体),你能有读者、市场才是怪事。近期,《上海文学》等几家纯文学期刊开出了“千字千元”的稿费,引人注目。有人会说,这基本就是腾讯大家的标准啊,纯文学作品也能如此,诸位该有信心笑笑了。难道失落已久的写作者又看到了春天?

然而,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又一次的“局部输血”、“人工呼吸”。涨稿费并非因为效益好了、读者多了,而是因为基金拨款了。事实上,大多血统高贵、严肃板正的大型纯文学期刊,从来就只端坐在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你很难在一般的报刊网点得见真容,换言之,它们的“衣食父母”始终是“机构订阅”。涨稿费的实际受害者,也不过是极小的作者群,他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专职作家与研究员,千字千元对他们不过是锦上添花。

当纯文学期刊和学术期刊的行事风格越来越像时,不能只怪读者离文学越来越远,而是理应检讨自己:栏目设置是否太过单一?标榜的地域文化是否成了“文化壁垒主义”?作者群是不是永远只是封闭圈子里的自鸣得意?如果不正视这些问题,我们自然会担忧,当没有拨款和基金输血时,稿费还会被“打回原形”吗?对于涨稿费,我们当然乐见其成。千字千元不过显得“相对的高,相对的合理”而已,这是否得益于媒体普遍低稿酬的反面“烘托”?

事实上,我们所关心的远非几家纯文学期刊的涨稿费,我们期待的是“写作生态”大环境得以改善,更多写作者得到受惠激励。基金支持不应只是“局部的输血”(只倾斜作协等官方主管主办刊物),而是要培育“血液的微循环系统”(重视凝聚各方创作力量)。从这种层面看,涨稿费不应是个例“行为”,而应是今后的长效“机制”。纯文学期刊之外,更多的纸媒发展怎么办?写作难道只有文学创作这一维吗?涨稿费的只是少数作家吗(更多撰稿人,评论人能否得到扶持)?这些都是亟需我们反思审视的问题。



【所谓潮流】

网络直播: 纠缠于日常生活的真人秀

曹忆蕾

弹幕视频网站上,有一个姑娘长期霸占点击排行榜,叫“吃货木下”,朋友向我推荐时表示“减肥的时候看,特别管饱”。点看视频,是一个日本姑娘,木下哗,号称“日本大胃王”。她吃饭的家伙是一个直径40cm的碗,每段视频的开头她都会将碗和食物称重,3.5kg的培根意大利面、6.3kg的奶酪、80个寿司,都能被轻松搞定。当然,如此能吃是她天赋异禀,她的胃袋可以撑到普通人的66倍大。

在各大视频网站一搜,以“大胃王”为主题的吃播视频可不少。满屏狂跑的弹幕,则代表了另一种态度——他们是受欢迎的。在快速播放的视频中,他们一勺一勺填饱口舌之欲,时而聊点家长里短,时而评说两句食物,没有剪辑,纯粹日常。看完视频,我问朋友:“人类是有多无聊?”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截止到2016年6月的调查数据显示,7.1亿网民中3.25亿看过网络直播。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我们直接催生出一经济——网红经济。

8月22日,里约奥运会落幕,中国奥运健儿也陆续回国。在北京首都机场涌动的人群里,除了接机的粉丝,就是直播播主。你看,不用被挤,不用被踩,坐在家,我们把明星送到你眼前。镜头晃悠悠,像素也是马马虎虎,但是看客依然乐于看到——傅园慧偷偷摸摸一摸孙杨怀里的玩偶;张继科压低帽子,戴着黑超,一脸漠然地刷着手机,等着行李;宁泽涛被挤在人群中,推着行李缓慢挪动。

直播发生的地点、时间没有固定,只要有受众群,直播就发生在你的屏幕上、

你的眼前,甚至它是全方位的,360度地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这已经不同于以往电视台按照传统媒体操作思路剪辑故事,告诉受众“他们想要告诉你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可能发生在你的眼前,只要你知道。

技术正在快速发展,我们的手机有了前后两个镜头,手不够长,景不够深,不用担心,自拍杆满足一切拍摄需求。日常的生活被毫无顾忌地摊开在镜头前,令我好奇的是,我们不再惧怕镜头,我们乐于分享日常生活、美妆经验、旅行见闻,包括吃饭。

但是,时间往前推,1998年美国拍摄了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五百台摄像机昼夜不停地转动,记录着楚门的出生、恋爱、工作,一个人的生活与成长被亿万双眼睛随时盯着。谁会想起楚门得知自己曾经三十年的生活是一场被设计好的真人秀时,脸上的惊恐与无措吗?

日本有一套剧集《世界奇妙物语》,木村拓哉曾经出演过一集叫《狗仔队》,他在剧中饰演一名“狗仔”,专门拍摄明星的八卦绯闻。可是,一个靠相机记录别人隐私生活的“狗仔”,却被一种幻觉纠缠,不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家中,他感觉自己被跟踪了,有无数眼睛

盯着自己。房间被黑色的窗帘遮掩得严丝合缝,每一寸地板被撬开,每一处墙皮被撕下,他疯狂地揭开一层一层表皮,想要找到那一双不放过自己的眼睛,在暗处始终盯着自己的眼睛。

可是,真相要过一百年后才会揭开,这双折磨着木村拓哉的眼睛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人类放在前一个世纪的镜头。最终,他狂叫着“不要看!不要看!”而在警方的扫射中倒下的一幕会成为未来的一出闹剧。20世纪电视节目中的主持人十分得意:“一百年前的人类并没有察觉我的摄影机,用最新的技术将现场还原到观众眼前。”

那时,人们是多么恐慌电子镜头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拐角,从走出房门的那一刻,被小区的电子记录仪拍摄到,开车在路上,到商店买一包烟,和朋友在餐厅用餐,生活被剥得只剩下底裤。

这部短剧拍摄于1999年,导演还是低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100年尚未过去,17年前的科幻电影已经变成了现实。有趣的是,我们不再恐慌无处不在的镜头,而是欣然接受它的存在。尽管前一秒愁眉苦脸,一旦出现在镜头前,下一秒就会露出标准的八颗牙齿微笑。

(据《中国青年报》)